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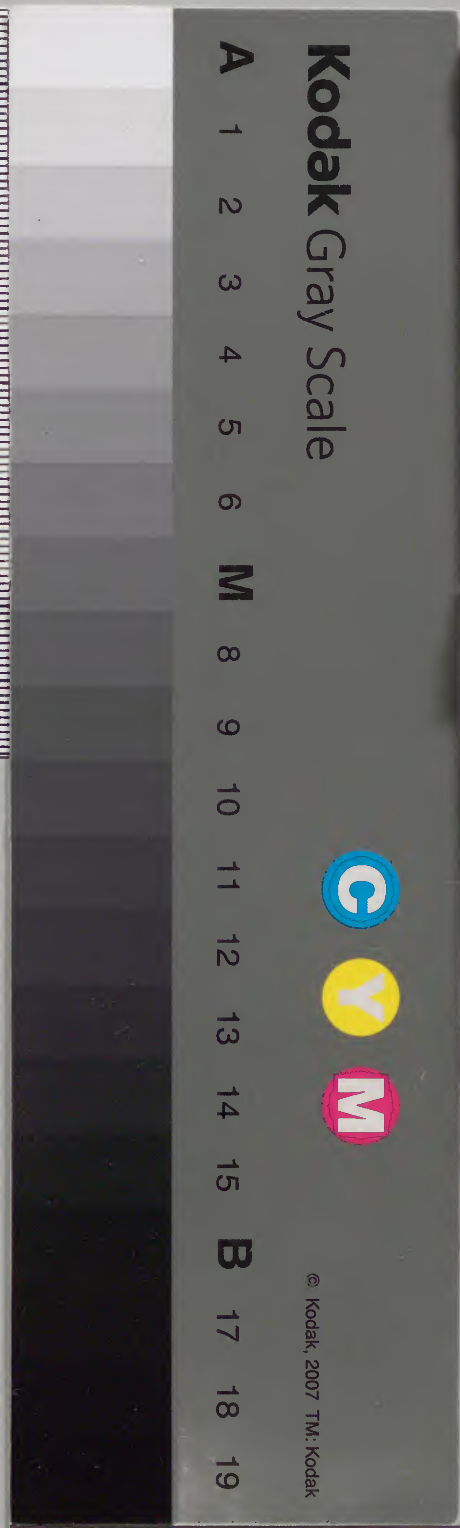
林子

廿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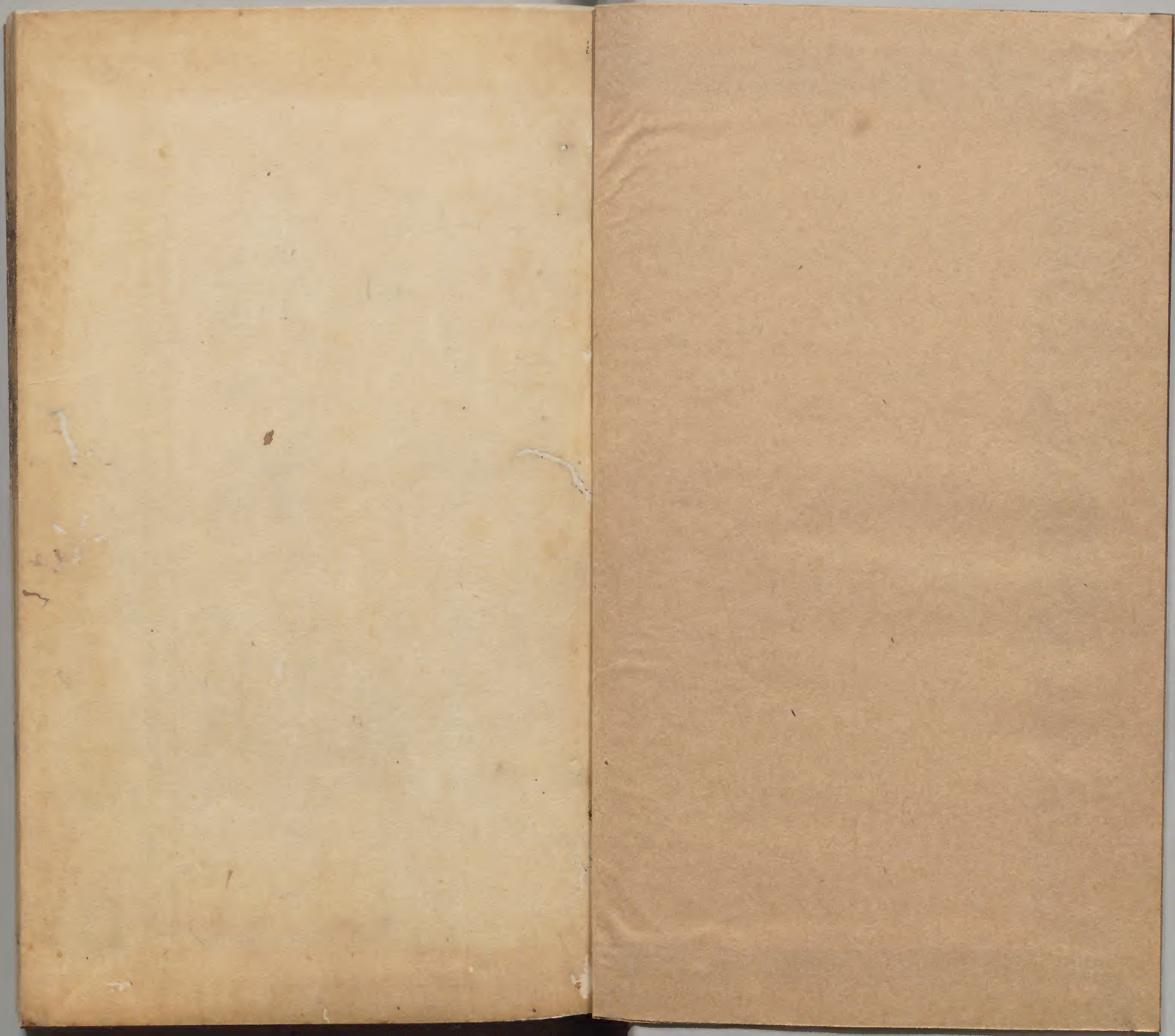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七四	三	二	一	二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二七四	三	二	一	二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		2743
冊數	20	(10)
函號	307	8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林子自書金剛經統論卷端庫

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謂也。林子曰。无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為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

金剛經充奇

卷端

一

按元

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

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无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

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金剛經統論

并小引

孫昌祚命梓

統論也者。統而論之。以余之疎淺。不能句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槩爾。或問何者謂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是也。佛性如如。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乃知釋迦如來之所爲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復。惟

金剛經疏
卷一
異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來也。後世之釋之者甚衆。惟有六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義。餘或勦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來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統論。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一

林子曰。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也。故以我說我。而我之義可得而明也。不以我說我。而我之義不可得而明也。經曰。是人不解我所說我義。故爲說如來。題曰如來所說我義。而所謂如來者。乃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如來也。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皆道也。皆道則皆我也。故我也者。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

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又問何以謂之如也。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如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夫既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必強言以形容之者。何也。蓋欲以度脫有情。以同證此如來爾。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我如如也。如如卽道。渾然一道。而萬理全備者。我之如如。我之虛空也。何處不是虛空。則何處不是如如。何處不是如如。則何處不是道。故虛空之無邊。卽是如如之充塞。如如之充塞。卽是斯道之流行。

林子曰。我無我也。卽我卽道也。我無我也。卽

我卽如如也。我無我也。卽我卽虛空也。

林子曰。我其真我與。而無我之我者。真我也。我其無我與。而真我之我者。無我也。

林子曰。我其有我乎。我其無我乎。若以我而求我。非我也。而必離我。以求我。亦非我也。故我不離我。而亦無我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也。我不離如如。而亦無如如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如如也。我不離虛空。而亦無虛空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虛空也。

林子曰。卽如如卽我。卽我卽道。道固不可離矣。而我也者。其可離乎哉。我固不可離矣。而如如也者。其可離乎哉。故不知有如如。則是不知有我。不知有我。則是不知有道。

林子曰。道在天地。而天地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道在萬物。而萬物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

林子曰。如如之在天地也。天地得之以造。以化。在如如固不知天地之造之化。在天地亦

不知如如而爲我造我化也。如如之在萬物也。萬物得之以生以成。在如如固不知萬物之生之成。在萬物亦不知如如而爲我生我成也。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謂如如之道卽是虛空乎。則亦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如如。何者謂之虛空。謂如如之道不是虛空乎。則亦何者不謂之道。何者不謂之如如。何者不謂之虛空。道道而已矣。如如。如如而已矣。虛空。虛空而已矣。三世諸佛其道與。道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道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如如與。如如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如如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虛空與。虛空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虛空則無有可知焉者也。無知則無得。無得則無說。若曰我則有所於知。我則有所於得。我

則有所於說。卽不可謂之道。卽不可謂之如。卽不可謂之虛空。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是諸法如義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是諸法如義也。豈非如如不動之中。能具一切法邪。

林子曰。諸法本空。卽是諸法無我也。而無我之我。是諸法之所以如如也。

林子曰。天地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天地。萬物不知有我。我不知有萬物。如如而已矣。虛空而已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林子曰。如來如如也。而如來之心。有不如如乎。如來之心。如如也。而如來之法。有不如如乎。若不識如如。而曰我能見如來矣。而謂之如來可乎。旣非如來矣。而謂之如來之心。可乎。旣非如來之心矣。而謂之如來之法。可乎。然如來無心也。而謂之如來之心者。何與。而如如其心者。如來之心也。如來無法也。而謂之如來之法者。何與。而如如其法者。如來之

法也。故謂如來有心焉不可也。謂如來無心
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心而有心也。謂如
來有法焉不可也。謂如來無法焉不可也。若
如來也者。無法而有法也。

林子曰。或執或著。而執著此如如也。而如來
之。卽不可謂之如來。卽不可謂之如來之心。
卽不可謂之如來之法。不執不著。而不執不
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方可謂之如來。方可
謂之如來之心。方可謂之如來之法。然如如

不動之中。有如來乎。不有如來之心乎。不有
如來之法乎。不。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
來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若謂如如不動之
中。而有如來之心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
心。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法焉。便
非如如。便非如來之法。殊不知如來者。如如
而已矣。如來之心。如如而已矣。如來之法。如
如而已矣。而非有如來也。而非無如來也。而
非有如來之心也。而非無如來之心也。而非

有如來之法也。而非無如來之法也。

林子曰。謂如來其如來乎。謂如來其非如來乎。謂非如來其如來乎。謂非如來其非如來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而惡有所謂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非如來者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故未感之先。而應用不窮之妙。只如是爾。既感之際。而如如不動之體。只如是爾。若也不知如如。而曰此如來也。此非如來也。便不可謂之如來。

林子曰。卽心卽如。而心本虛空者。如如也。

林子曰。先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先乎。後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而東之。而我不可得而東也。南而南之。西而西之。北而北之。而我不可得而南之。而西之。

而比之。而又至於四維上下。而我亦不可得。而四維之。而上下之。我如如也。而徧滿虛空。界而莫非我也。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如如虛空之不可度量也。有如是夫。

林子曰。卽如卽心。卽心卽法。而如有所住乎。不。若曰。如有所住矣。則是心亦有所住與。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如來也。若曰。心有所住矣。則是法亦有所住與。故諸法如義者。如來也。

林子曰。如其有相乎。不。如其有相。則是心亦有相與。心其有相乎。不。心其有相。則是法亦有相與。故如如也。而如無如相。心如如也。而心無如相。法如如也。而法無如相。

林子曰。如其有如相與。便是有相。不可以言如。心如。其有心相與。便是有心。不可以言如。法其有法相與。便是有法。不可以言如。故如本無如也。而又安有如相。心本無心也。而又安

有相。法本無法也。而又安有如相。

林子曰。法。法也。心。心也。法也。若曰法必本於心。有心而後有法。卽是不解如來之所說義。

林子曰。夫如來者。亦有說法與。而曰如來時。乃說之者。何也。而金剛經一部。乃釋迦如來之所演說也。抑豈知無說之說。是謂真說。故謂如來有所說法。不可也。謂如來無所說法。不可也。

林子曰。如如者。寂滅也。寂滅無相。如如而已矣。

林子曰。夫旣曰如來矣。而又何以謂之法身也。卽如來卽法身。以諸法如義。故謂之如來。以清淨之體。而一切佛法。皆從此出。故謂之法身。如來法身。則皆我也。而或者以如來爲釋迦者。非也。然釋迦始而具足此如來。終而圓滿此如來。而以釋迦爲如來也。不亦可乎。但非金剛經所說如來義。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林子曰。真性如如也。故諸佛如如。如如之中。亦豈有法。而作佛者。不過欲以復還我如來真性之本體爾。然如來真性。本自如如。若實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元無此真性。如如之本體。與殊不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我真性。如如中之所有者。殆非求之在外。而有所於得者。得也。既無所得。又焉用法。故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諸法如義也。

林子曰。寂然而常感。叩之而卽應者。如來也。若必待於安排。而擬議者。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云何應住。住於無所住。而住之。只如是爾。云何降伏其心。降伏於無所降伏而降

伏之只如是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真如也。如如者。真如也。真如其有相乎。而真如則無相也。真如其有住乎。而真如則無住也。惟其無相。故其無住。有相有住。便非如如。

林子曰。真如其有體乎。其無體乎。夫真如既無相矣。惡得有體。而不知其體。則以無相爲體焉者也。故有相之體。體不虛空。而不名爲大者。色身也。無相之體。體卽虛空。而名之爲大者。法身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我能得我之本體矣。而我之所言者。皆以言我之本體也。林子曰。夫本體者。如如也。豈其可得而言哉。故凡我之所言者。都從本體中發出來者。如來也。

林子曰。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者。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能離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如來能不離一切相。而離一切相。故一切相應。

用。則皆如來之如如也。

林子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如如不動中。自有一如來也。故如來也者。不可以有相見。不可以無相見。無相無無相。乃見如來。

林子曰。有身則有相。而如來既無身矣。惡有身相。有心則有相。而如來既無心矣。惡有心相。故不以身爲身。而以心爲身。不以心爲身。而以無心之心爲身。無心之心。心本虛空。虛空充滿。是名大身。大身非身。乃見如來。

林子曰。如來無身相。又安可以身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身之真身也。

林子曰。如來無心相。又安可以心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心之真心也。

林子曰。有相則有見。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故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然而惡得無相。而有相之中。能見無相。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有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夫

如是則無相之相而以不見見也不亦可乎。
林子曰此猶有不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
林子曰凡夫色身也而亦有法身佛法身也。
而亦有色身但凡夫住於色身故有我相人
相衆生相壽者相而貪著其事而凡夫矣而
佛則不住於色身故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而不貪著其事而佛矣。

林子曰如來者如如也豈有心相若取心相
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法相若取
法相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非法
相若取非法相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如如不動中雖無有法而法則從如
如不動中來爾故如如不動中實無有法實
無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而無法如是而已
矣。

林子曰汝勿謂如來有大智慧能到彼岸矣。
而如來之如如不動元無大智慧元無彼岸
之可到也如來若曰我有大智慧我能到彼

岸則非如來矣。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實相也。

林子曰。色身者我也。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有相之相。不名實相。法身者真我也。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無相之相。是名實相。

林子曰。性本無相也。而如如之相。乃實相也。林子曰。有生有滅。則有相。無生無滅。則無相。林子曰。實相者。如來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見。而無色。無音聲。自有一如來之實相在也。故天地形氣也。有時而壞。而實相虛空也。無時而壞。

林子曰。如來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惡有色聲香味觸法耶。故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起分別心者。妄心也。不住色。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性者。真心也。

林子

門人袁希朱校正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二

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寂滅之。而普度之。如來不知也。故曰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渾然一虛空也。如如不動。而所以盡滅度之。而無餘者。殆有不

可得而思量之矣。

林子曰。日出而天地皆明。明則容光必照。而不住相布施者。日之光也。日沒而天地皆黑。黑則藉火之光。而住相布施者。火之光也。

林子曰。月落萬川。處處俱圓。夫月何曾有心於川。而川亦何曾有心於月邪。至於細而溝渠之水。又細而盂盆之水。而莫不一水一月。知此則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抑亦可少槩見矣。而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又何疑焉。

林子曰。月其有所住心乎。月無心也。而安有住。川其有所住心乎。川無心也。而安有住。故施者如月。施而無所於施也。受者如川。受而無所於受也。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而以美利利於一切。不惟不自尸其功。亦且不自知其功者。不住相布施也。

林子曰。不住於相。無爲而已矣。卽如是而布施。如是而滅度。非有二也。若必以財與人而謂之布施。以法與人而謂之滅度。則是生分別心。有相而有爲也。

林子曰。譬人之一身焉。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而一身之內。無不周徧圓滿。充塞之而無遺矣。而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與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滅度之而無餘也。何以異此。然而有所謂布施邪。無有所謂布施邪。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無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有所謂滅度邪。無有所謂滅度邪。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無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如來無相也。無相則無心。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爲。而所謂布施者。只如是爾。滅度者。只如是爾。林子曰。如來無知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無不知也。如來無爲也。爲之於無所爲。無

所爲而無不爲也。故謂如來無所知不可也。有所知不可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有所知。不可也。謂如來無所爲不可也。有所爲不可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有所爲。不可也。凡此皆不識所謂如來焉者也。惟其不識如來。故其不見如來。

林子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各各皆有佛性。各各元非衆生。何待於滅。而亦何有於滅也。何待於度。而亦何有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至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或迷佛性。而衆生也。而其實則非衆生。雖若有所於滅。而非有所於滅也。雖若有所於度。而非有所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林子曰。色身則有相。有相則有說。有相有說。

則滅度之有盡。法身則無相。無相則無說。無相無說。則滅度之無餘。

林子曰。靈山會上。佛菩薩之所相授受。而必曰如來。如來不一而足者。以其所說非我也。乃空寂中之我。能使我神通朗發。菩提日長者。我之如來也。不見如來。豈證佛果。故金剛經一部。釋迦言如來者五十有九。須菩提言如來者二十有七。

林子曰。若謂如來有所於說矣。而如來則無色相音聲。惡得謂之有說。若謂如來無所於說矣。而如來則善護念付囑。惡得謂之無說。然護念付囑而曰善者。何也。蓋我如如不動之中。則若有以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惡得謂之無說。而其實則無所於啓。無所於翼。有何護念。有何付囑。惡得謂之有說。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

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爲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林子曰。如來者。我之如來也。以我之如來。而見我之如來。豈其無所於見耶。然我之如來者。無相也。無相則無見。而曰能見我之如來者。則是能見其所不見矣。不亦難乎。

林子曰。如來者。不可以見見。而其見也。以不見見。不見而見。乃是真見。不可以聞聞。而其聞也。以不聞聞。不聞而聞。乃是真聞。不可以覺覺。而其覺也。以不覺覺。不覺而覺。乃是真覺。不可以知知。而其知也。以不知知。不知而知。乃是真知。故真見無見。無見而無不見。真聞無聞。無聞而無不聞。真覺無覺。無覺而無不覺。真知無知。無知而無不知。然如來無見也。無聞也。無覺也。無知也。而其所以善護念。不善付囑者。誰與。而其所謂不護念。而護念。不付囑。而付囑者。則固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

不覺而覺。不知而知也。夫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非惟諸菩薩爲然也。至於衆生之所
以能發菩提心者。是皆如來有所護念而付
囑之矣。夫如來者。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
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
可得而知也。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而非有
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
護念。無所付囑。而非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
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所謂護念而付囑者。亦
惟求之在我而已矣。故在我若有可以護念。
有可以付囑。而如來則便爲之護念。便爲之
付囑。若在我無可以護念。無可以付囑。而如
來則孰得而護念之。孰得而付囑之。要而言
之。如來者。我也。而非他也。以我之激發真心。
而有不容已之機也。故其思若啓。其行若翼。
而其啓我翼我者。我之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天地間者。氣也。氣之靈者。神也。
神之所以神者。性也。性本空也。如如也。空而

不空。而有所謂來者。蓋自如如不動中發出
來者。如來也。夫如來者。雖曰如如不動矣。而
真心之所感發而興起者。是亦如來之啓我
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則又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衆生豈有佛性邪。而卵生。胎生。濕生。
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則
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一如來也。惟其
無作佛之心。則亦已矣。如其有作佛之心。以
自願自證如來也。則如來固在我矣。而我之
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
若曰。我非無作佛之心也。而我原無有乎佛
性也。我原無有乎如來也。則誰爲之啓我。誰
爲之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此蓋因迷
失性。而不能自見如來也。而曰。我無有佛性
也。我無有如來也。不亦惑乎。然性也者。與生
俱生。我之所自有者。性也。性卽如來。如來卽
性。若我果有見性之實心矣。而我之如來。有
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但無夙

緣亦不能信。

林子曰。如來善爲說法。而未嘗說一字。此其所以巧於方便。而令人且不能覺。縱或覺之。抑又疑之。而不自知其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果何心也。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之性也。我之性真呈露者。我之如來自現也。我自現之。我自不察。此其所以日用不知。而不能自見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者。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故曰非衆生。夫佛非有異於衆生也。而衆生之能盡其性焉。則佛矣。故以如來言之。本無佛也。悟而得見如來。則名之爲佛。本無衆生也。迷而不見如來。則名之爲衆生。然而衆生之如來。則固在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有所於說。便是說其所能說者。所可使知之道也。無所於說。便是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者。所不可使知之道也。

林子曰。微密妙義。可得而說乎。不可得而說

乎。故能說其所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未可也。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斯爲至矣。

林子曰。汝勿謂金剛經一部。乃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汝勿謂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不能說。金剛經一部。乃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非有大乘最上乘者。其孰能知之。而中乘下乘聞之。心卽狂亂。狐疑不信。

林子曰。聞人之言。心卽開悟者。是由我之一如來。有以啓我翼我也。以彼之如來。觸我之如來。然其實非有二如來也。但我之如來。旣無所言矣。而我又安得而聞之。此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而爲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若或有可得而言之。有可得而聞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不可也。

林子曰。如來之微密妙義。卽如來不可得而說之。若如來之微密妙義。如來得而說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

林子曰。金剛經一部。皆如來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今摘取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而歷言之。曰。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色相見。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曰。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曰。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曰。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曰。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曰。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曰。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

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夫所謂應。所謂不應。所謂但應。所謂應如是。所謂若。所謂若作是言。所謂即是。所謂即非。所謂皆是。所謂真是。所謂名為。所謂即不名。如有能明此十數字之義。則便知如來口氣作經微旨。而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可槩見矣。

林子曰。經也者。經也。即如如不動之真經也。然此經無相。而有一切諸佛也。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若謂無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何處而來。若謂有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如如不動之中。則惡有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林子曰。不知如如。則不知真經。不知真經。則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不知金剛不變不

壞之體。而謂之佛可乎。不可謂之佛。而謂之
虛空可乎。不可謂之虛空。而謂之得見如來
可乎。謂之清淨法身可乎。謂之無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可乎。謂之不住色布施。不住
聲香味觸法布施可乎。謂之盡滅度之無餘。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可乎。謂之無法相。無非
法相可乎。謂之非身而名大身可乎。謂之希
有世尊。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可乎。謂之第一
波羅蜜可乎。謂之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可乎。謂之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稱。
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可乎。

林子曰。四句偈者。乃如來所說四句偈也。古
今爭辯。而不知金剛經之所指者。果何偈也。
或曰以色見我之偈。或曰如露如電之偈。或
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或曰無色聲香
味觸法。或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或
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以上數語。未知孰是。而
我則曰皆是也。豈其不有非是者乎。而我則

金剛經疏
卷三
三
曰皆非是也。故我能轉四句偈。而令人得見如來。則皆是也。我若爲四句偈所轉。而不能令人得見如來。則皆非是也。

林子曰。如我能見如來矣。或隨取金剛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隨取他諸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我所自說四句偈爲他人說。能令人通達無我得見如來。便是真四句偈也。奚必爭辯此是彼非。徒增人我。豈曰能知四句偈。而復能爲他人說邪。

林子曰。若所謂四句偈者。豈必索之於經。而鳥啼花放。無假施爲。乃我之真四句偈也。然而四句偈可得而說乎。不。而不屬言語。非關文字。而爲人說四句偈者。乃我之真說四句偈也。

林子曰。有說則有聞。有聞則能聞其所聞。而不能聞其所不聞也。無說則無聞。無聞則雖曰無所於聞。而其實則無聞而無不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無聞而無不聞也。昔者釋氏曾

有言曰。盡大地是箇法王身。法王身者。我也。如來也。故我而靜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靜。我而動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動。而百脉之相爲宣節。一氣之相爲流通。固不待有所於說。而後得而知之。無說無聞。乃真說四句偈也。故以此無聞無說而布施也。則謂之不住相布施。以此無聞無說而滅度也。則謂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或者疑之。林子曰。有所布施。而曰布施者。而非如來之所謂布施也。有所滅度。而曰滅度者。而非如來之所謂滅度也。有所說四句偈。而曰說四句偈者。而非如來之所謂說四句偈也。若如來者。則無所於布施。而無非布施也。無所於滅度。而無非滅度也。無所於說四句偈。而四句偈亦非有待於說也。而汝以爲如來有所布施邪。有所滅度邪。有所說四句偈邪。汝以爲如來無所布施邪。無所滅度邪。無所說四句偈邪。而如如不動之中。只如是爾。而汝若曰。我能布

施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布施。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滅度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滅度。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說四句偈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說四句偈。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三

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虛空也。未有天地。先有虛空。虛空我也。我本如如也。由是而天而地。而盈天地間之生化。化而無盡者。亦皆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我其有所來與。來而無所來也。我其無所來與。無所來而無所不來也。

林子曰。虛空不二也。如如不二也。不二故一。而其所謂一者。乃一片之一也。故天地之內。只此一如來也。天地之外。只此一如來也。先天地之始而始。只此一如來也。後天地之終而終。只此一如來也。如來一虛空也。虛空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矣。而如來之虛空。則亦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夫虛空之虛空。既不可以思量矣。而如來之虛空。獨可以思量乎哉。此其所以無所於來。無所於去者。如來也。若如來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虛空也。卽可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而其無有我相。無有人相。無有衆生相。無有壽者相。而虛空也。是惡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故虛空如來也。如來虛空也。林子曰。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是皆如來之一法身也。而無量爲一。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

有想非無想。而莫不各足。此如來也。而一爲無量。譬之四肢百骸。雖異。總是我之一身也。林子曰。夫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以爲我之身者。而其所荷擔也。不亦重乎。然非有所於加也。而如來之分量。本如是爾。以此而荷擔如來。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有邊際。而無復有能外我之身者。此其所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而其實則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者。若以爲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雖諸大聲聞。及至菩薩。不免有所擬議。而測量。若以爲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是如來亦有誑語者。必不然矣。

林子曰。所謂福德性者。以是福德。皆在我如來之真性中爾。性本虛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此其所以謂之無邊福德。而實無有乎所謂福德也。故曰福德性。

林子曰。若以福德有實。卽是有貪。有著。有受。而有得矣。而以福德無故。卽是無貪。無著。無受。而無得矣。故有得則有相。有相則有盡。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無得則無相。無相則無盡。而如來說得福德多。

林子曰。夫曰福德者。是有爲之福德也。有爲之福德。是世間之福德也。以其可得而思議也。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則有時而盡。而曰福德性者。是無爲之福德也。無爲之福德。是出世間之福德也。以其不可得而思議也。不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性則無時而盡。

林子曰。以世界言之。則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不虛空也。以虛空言之。則無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一皆虛空也。而其所謂無有乎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豈其世界終於變壞。微塵終於斷滅耶。此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而所謂無此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真有不可說。不可

說說亦不得矣。若曰可得而說之。卽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我乃今則強而說之。我能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悉皆虛空也。此乃真語。此乃實語。豈非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邪。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林子曰。我真我也。真我如如也。有真我而後有虛空。有虛空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之生成。原於天地之造化。天地之造化。原於太虛之虛空。太虛之虛空。原於真我之如如。真我之如如。空而不空也。而不空也者。乃所以主乎其空焉者也。故如來者。雖曰從空中來。而其實則自不空中來也。不空者。真我也。然而空也。非真我與。故空也者。我也。由是而天地。由是而萬物。而莫非我也。但

不可謂之真我。真我無我。真空不空。夫惟其
不空也。故能生虛空。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
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夫虛空之無際。而曰
能生天地。天地之廣大。而曰能生萬物。是皆
真空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而其所謂不住
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若夫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
想。而皆在我。天地廣大之中。虛空無際之內。
爾。余於是而知日月星辰之不有我焉。而日
月星辰。則無以照。以臨。雷霆風雨之不有我
焉。而雷霆風雨。則無以鼓。以潤。山嶽河海之
不有我焉。而山嶽河海。則無以流。以峙。昆蟲
草木之不有我焉。而昆蟲草木。則無以長。以
養。故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雖曰本於天地
矣。而其所以主張乎萬物者。是亦天地也。是
亦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雖曰本於虛
空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虛空也。
是亦我也。則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

而測識之。

林子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以其有我。我而我之。而萬物之所以生成者。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其有我。我而我之。而天地之所以造化者。我也。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以其有我。我而我之。而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我也。

林子曰。天之道。高也明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高以明。地之道。博也厚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博以厚。先天地之始而始。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始其始。後天地之終而終。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終其終。由是觀之。天地之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始也。終也。而皆有賴於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始而以神氣而造化之。而猶知有性

命也。既而以性命而造化之。而猶知有虛空也。然而無生者。虛空也。豈曰不知有性命焉。已哉。亦且不知有虛空。故無虛而無不虛。無空而無不空。無生而無不生。然後方可謂之圓滿清淨。無餘涅槃。而為釋氏之最上一乘極則之地也。

林子曰。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馬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為神。賴我之氣。以為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為性。賴我之命。以為命乎。此其不住相布施。而又在於神氣性命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金剛經疏
卷三
林子曰。何以謂之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此其所以善於方便。而非有所於方便也。

林子曰。如來也者。無爲也。無不爲也。惟其無爲。無不爲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母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而其布施之大。真無有過於此者。不惟不住於相。而又且無相之可住。微乎其微。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不能忘生。則不能無生。不能無生。則不能成佛。故以父母之性命。以爲性命者。則是猶知有身。猶知有身。則是不能忘生。不以父母之性命。而自造性命者。則是不知有身。不知有身。則是能證無生。故必至於節節支

解而不生嗔恨者。然後方可謂之忘生無生。
林子曰。如如虛空中。豈有三千大千世界。豈
有微塵。如如虛空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
西南北四維。不見邊際。而況於天地之內。所
謂世界微塵者乎。

林子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法身虛空中。
非世界也。而世界其心者。世界也。三千大千
世界。碎為微塵。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微塵
也。而微塵其心者。微塵也。

林子曰。有出世界心者。便是有礙於世界。而
故出之。謂之無世界之心可乎。有離微塵心
者。便是有礙於微塵。而故離之。謂之無微塵
之心可乎。

林子曰。有心則有相。有相則有世界。有世界
則有微塵。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世界。無世
界則無微塵。故一念纔起。便是有相。便是世
界。便是微塵。一毫呈礙。便是有相。便是世界。
便是微塵。

全明經言 卷三
林子曰。汝勿謂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與。汝勿謂非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是。汝之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非。汝之般若波羅蜜。與。若汝之心。有所住於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若汝之心。有所住於非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有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法。而有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非法。而有非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有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能所。而有無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無能所。而有無無能所。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有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作佛心。而起無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有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度衆生心。而起無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謂我有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

存能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謂我無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無所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能具大智慧到彼岸矣。而猶存能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豈曰不存能證之心。而猶存無所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以塵垢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塵垢也。以清淨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清淨也。以虛空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虛空也。然猶有所謂虛空者在也。有所謂虛空。則有所謂世界。而必至於不知有世界。不知有虛空。虛空而世界之。而又不知世界之虛空。世界而虛空之。而又不知虛空之世界。然後方可謂之虛空。虛空者。如如也。此豈非自造神氣。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如如之者。我之如來邪。林子曰。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

林子曰。不識如來。卽不識我。旣不識我。安能作佛。

林子曰。如來之我能普現於一切。而衆生之我。則具足乎如來矣。若衆生之所以不如來者。非如來以如來之無我。以迷衆生。乃衆生以衆生之有我。而迷如來也。

林子曰。衆生具足乎如來矣。而如來曰。非衆生。若衆生能見如來。卽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衆生也。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能見如來者。衆生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無一不是如來。葢裏無一不是如來。葢裏則無一不是佛。然而衆生之我。且具足乎如來矣。而徧滿虛空界。鮮有能作佛者。何與。

林子曰。我無佛也。迷我而衆生之。則衆生矣。我無衆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

金剛經疏
卷三
三
林子曰。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卽我是佛。又焉有佛之可做邪。衆生亦一我也。衆生而我矣。卽非衆生。又焉有衆生之可度邪。

林子曰。真性者。本性也。而所謂本性者。豈非未生以前。是我本來之所自有者。真性與。故真性者。真我也。

林子曰。凡言我者。真我也。而曰有我者。以身相而我之者。非我也。豈曰不有身相。若以性命而我之。非我也。豈曰不有性命。若以虛空而我之。非我也。故有我則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及有一切相者。我也。我而非我也。無我則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及無一切相者。我也。我乃真我也。林子曰。夫作佛。豈無法哉。而世之所謂佛法者。非佛法也。故始而以神氣而自爲造化。以還性命。旣而以性命而自爲造化。以了無生。似此佛法。乃余之所謂以道教爲入門者是也。旣了無生。又且忘法。豈非所謂最上第一。

希有之佛法與然必有此最上第一希有之
佛法以證此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果而後方
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
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無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
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
衆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
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
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方可言如來言希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
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
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金剛經統論

孫昌祚命梓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四

林子曰。賴父母之造化。以造化我之色身。而色身之如來。非我之如來也。立吾身之造化。以造化我之法身。而法身之如來。乃我之如來也。夫法身之如來。固曰虛空本體矣。而色身之如來。謂之虛空本體可乎。

林子曰。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曰三千

大千世界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世界無盡。而各各世界。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微塵無盡。而各各微塵。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譬之鏡鏡交映。相為微塵。入。珠珠互照。乃爾圓融。故曰即非一合相。是一合相。又曰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

林子曰。法身之如來。徧滿於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在如來虛空中者。是特海中之一漚爾。若夫色身之如來。而可以為如來乎。不。故有時而悟。雖以名佛。而忽爾而迷。又是衆生。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

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元有此性命。而所謂自造性命者。乃以復我之所自有者。由是而虛空之。而所謂本來面目者是也。本來面目。豈曰衆生。但以其迷故。而以父母之所謂性命。以爲性命者。衆生也。

林子曰。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若能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者。而不可以得此第一波羅蜜乎。要而言之。而所謂第一波羅蜜者。殆非有所於得。而亦非色相中所得而得之也。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虛空中自有。一實相在也。故曰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者。法身也。故必以此虛空之實相。實相之法身也。然後方可名之爲如來。林子曰。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而如來無身相也。而如來之身相。乃自爲造化。而身相之者。非身相也。故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

金剛經疏論 卷四
林子曰。法身如來。既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安有色可住而生心邪。又安有聲香味觸法可住而生心邪。

林子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或不知自爲造化而虛空之。卽是不能離此色身。不能離此色身。卽是不能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曰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弗知之矣。

林子曰。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非世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如來有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虛空也。無所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虛空中來爾。則又安有所謂法。而又安有所謂法之可說邪。

金剛經疏 卷四
林子曰。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卽是未到岸之人。夫豈有既到岸之人。乃反濡滯於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謂之真到彼岸。方可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謂之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乃所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

金剛經疏
卷四
五
林子曰。如來說一切法。非世間之所謂一切法也。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自然有所謂一切法也。若世間之所謂一切法。而謂之一切法可乎。故曰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林子曰。虛空中安有善法。其所謂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乎。故曰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林子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蓋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也。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而謂之非外道而何。

林子曰。如來其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其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汝若以如來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一切相。非如來也。汝若以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斷滅相。非如來也。夫虛空中。雖具一切法。而實無一切法。雖具一切相。而實無一切相。夫既

無一切法矣。而又焉有一切法之可說邪。夫既無一切相矣。而又焉有一切相之可斷滅邪。

林子曰。自性虛空之如來。不知有相。而況有法乎。不知有法。而況有說乎。故如如不動之中。無相也。無相而有相。如如不動之中。無法也。無法而有法。如如不動之中。無說也。無說而有說。

林子曰。如來本虛空也。故其量等虛空。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世界。而所謂世界者。非世界之世界也。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有真虛空。則有真佛土。而所謂佛土者。非佛土之佛土也。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以何者謂汝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而汝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般若波羅蜜。汝以

何者謂汝之般若波羅蜜邪。而汝之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卽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佛說如是甚深經典者。卽所謂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若非自造性命。以復還我虛空。而有此甚深經典乎。不。有此甚深法界乎。不。有此般若三昧乎。不。

林子曰。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無所說法也。昔者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

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靈

山會上。乃今不可得而考矣。而其所論著諸經。謂非曾轉法輪邪。而曰未嘗說一字者。何與。余每叩之。高明之士。未有能解釋迦之真實義者。况其下乎。而謂靈山會上未嘗說一字也。其然與其不然與。然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全無所用於世乎。林子曰。釋迦之真實義。亦惟在我如來之真經中爾。故以我之如來。以通釋迦之如來。則釋迦之真經在我矣。

真經在我則又奚必古之所謂十二部經。而
又奚患古之十二部經之不可得而明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金剛。曰不知也。林子曰。汝
之真經。汝之金剛也。何者謂之真經。曰不知
也。林子曰。汝之虛空。汝之真經也。何者謂之
虛空。曰不知也。林子曰。此非世之所謂虛空
也。汝能知所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虛空
也。惟此虛空。乃汝之真經。乃汝之金剛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者。色身之
如來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法身之
如來也。故色身之如來。則在此岸。法身之如
來。則到彼岸。色身之如來。則障礙於形骸。法
身之如來。則包羅乎空界。色身之如來。有聰
明而無有乎智慧。法身之如來。有智慧而無
事於聰明。色身之如來。則屬於見聞覺知。法
身之如來。則不屬於見聞覺知。色身之如來。
則有一切心相。有一切法相。有一切非法相。
法身之如來。則無一切心相。無一切法相。無

一切非法相。色身之如來。則於諸法有斷滅相。法身之如來。則於諸法無斷滅相。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取捨心。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取捨心。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生有滅。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生無滅。然而色身亦有如來。與。林子曰。色身如來。不知出何典籍。而六祖直解。亦嘗有是言矣。而其所謂色身之如來者。豈非識神邪。林子曰。非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言也。從古以來。佛佛相傳。莫不藉此含靈之性。而自爲造化。以再立性命。以復還虛空。然後方能得見如來。而證無上正覺矣。又問佛性非佛與。林子曰。非佛也。然則何以能作佛也。林子曰。以其有此佛性也。故能作佛。汝獨不見雀之爲蛤乎。夫雀。羽虫也。而得氣翼之。以翱翔。蛤。介虫也。而得水乘之。以涵泳。抑豈其形之有所不類哉。而卽其性。

若情則亦有大相遼者矣。然雀化爲蛤。人之所知也。汝曾見月令之書。與夫正朔之曆乎。未。汝勿謂雀無知也。惡能變而化之。而蛤邪。殊不知此乃得之於天。而有所謂含靈之真知者在焉。惟人亦然。故謂此佛性也。有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可。若謂此佛性也。無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不可。

林子曰。余又嘗譬之。果核之仁焉。是亦母胎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蘗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修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耶。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必不然矣。

林子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能作佛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然而何以謂之回機。

林子曰。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者。回機也。

林子曰。以色身而曰如來者。雖曰非真如來也。然以其有此佛性也。有此含靈也。時或善念。時有作佛之心。抑亦可以名如來與。但此善念。與夫作佛之心。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而謂之真如來也。可乎。不可乎。蓋此特在於操存舍亡之間爾。克念罔念。聖狂迥別。

林子曰。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而諸佛以此自爲造化。以見如來。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若必以此含靈之性。不自造化。直可成佛。以見如來。抑亦難矣。然究其極焉。是亦不過一陰靈之鬼爾。

林子曰。一切種性。都有含靈。一切含靈。都有佛性。故含靈佛性。乃佛種也。然必賴此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佛種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種性。種性則入生死。以吾身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法性。法性則不入生死。林子曰。有四大。則有身相。有身相。則有生有死。乃今自造性命。而歸還於太虛矣。而惡有所謂生。所謂死者哉。

林子曰。何以謂之離假。卽心真也。蓋惟離此色身之假相。以復還我法身之實相。已爾。而非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依法修行。邪。而自爲造化者。是乃依法以修行也。而實相固在我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清淨心體。而又曰得入者。而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豈非所以得入清淨心體耶。故曰若聞開示。卽得悟入。本來真性。自得出現。

林子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而曰建立一切教門者。非所謂自爲造化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報身佛。自性自見。卽是報

身佛。若不自悟自修。不見自性。豈曰能自歸依。故悟也者。是自悟自性也。修也者。是自修自性也。歸依也者。是自歸依自性也。然而何者。謂之自性也。自性者。本性也。本性者。實性也。若或不知所以自造性命。而又安能得此本來所自有之實性耶。

林子曰。佛本非身。而於非身中。能見自性如來。乃是真見如來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外求有相佛也。以自造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內求無相佛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圓覺經則曰。皆以婬欲而正性命者何也。夫既以婬欲而性命之。而又曰正者。豈不以男女之媾精。地天之交泰也。若以男女之媾精為非正。而地天之交泰。抑亦不可以為正乎。然終不免有所夾雜混淆。於是始有天命之性。始有氣質之性。而清濁厚薄從此分矣。若或不知所以自

外形骸。自爲造化。以盡去此氣質之性焉。其能卒反天命之性。以復還我虛空邪。

林子曰。頓悟無生。則知所以自爲造化。既知所以自爲造化。則方能得見此法身之如來矣。若或不知自爲造化。則必求之色身中。以爲如來。所謂門外漢者此也。設有苦行歷於塵劫。豈曰能證無上正覺。而得見此法身之如來邪。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是以我之真法。而得我之真體也。若或不知真法。而曰能知得我之真體者未也。真體者。真常性也。真常之性。無生無死。而六祖曰。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豈非真常性有不徧之處邪。此其所以自爲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不謂之自爲造化。我之真常性邪。而此真常性也。豈曰容受生死。豈曰有不徧之處。到此地位。方可名之爲如來。

金剛經疏
卷四
林子曰。到此地位。乃是菩提道場。乃是涅槃實地。乃是不垢不淨。乃是非色非空。乃是人法兩忘。乃是罪福無主。乃是大道虛曠。乃是性相平等。乃是本性虛無。虛無實體。乃是常住真心。隨心自在。乃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乃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乃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乃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跋

林子曰。如來者。佛母也。而以如來爲佛母者。又何也。以一切諸佛。則皆從此而生者。佛母也。佛母者。如如之義也。而以其自如如中來者。如來也。故佛母則具足乎清淨法身。而未嘗有清淨法身。佛母則具足乎圓滿報身。而未嘗有圓滿報身。佛母則具足乎千百億化身。而未嘗有千百億化身。佛母其無極乎。由是而太極。而兩儀。而五行。佛母其未始一乎。由是而一。而二。而三生萬物。老子則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也。孔子則謂之先天而天弗違。

也。乃今則謂之夏。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者。夏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名之。爲儒爲道。爲釋者。如來也。又謂之先。而未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未有月者。先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衍之。爲天爲地爲日爲月者。如來也。

附答儒氏

不住相

林子曰。夫儒者之盛。莫過於仲尼。而仲尼則亦有然者。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至善之止。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未發之中。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而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豈惟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也。是雖聖人。亦且曰。我未嘗有所見。有所動。有所爲。而何

爲乎能章能變能成之如是耶。故曰諸大聲聞及至諸大菩薩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擊壤之民帝力何有。唐堯之不住相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虞舜之不住相也。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仲尼之不住相也。他如形之而著。著之而明。而動而變化。又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又如未施教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之而不費。又如雖勞而不怨。雖死而不怨。殺。又如至禮無文。而與天地同節。至樂無聲。而與天地同和。又如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又如兩階干羽。而有苗來格。中國聖人。而海不揚波。又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如民無能名。無得而稱。又如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爲治之至也。又如予欲無言。無隱乎爾。而爲教之神也。又如五百餘歲。見知聞

知曠世相感不可致思也。又如知禘之說其於天下而視之掌祭義深微不可擬議也。又如天地竝立參爲三才非曰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焉已也。而造化且在吾手而元命自我作矣。而斡旋之而成能之微乎其微不可測識也。而所謂不住相布施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豈惟釋氏爲然哉。

大身

林子曰。達而堯舜也。而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矣。惟其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也。則宇宙之內不謂堯舜之一大身耶。窮而仲尼也。而浩然正氣則能充塞於天地之間矣。惟其浩然正氣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則天地之間不謂仲尼之一大身耶。然此猶在於宇宙之內。天地之間也。而况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故說非身是名大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卽性卽道。卽道卽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囿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無說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由子貢之言觀之。則所謂性與天道。豈其有可得而言耶。有可得而聞耶。故曰予欲無言。所以教之者至矣。子貢不悟。而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言之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可得而聞也。聞之不可得而聞矣。而况可得而述也。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豈不以無言

金剛經疏 卷四
之中。而自有至言者在乎。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

佛果羅漢果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如來

林子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如來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者。如來也。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如來也。溥溥淵泉。而時

出之者。如來也。誠者天之道也。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如來也。無聲無臭。而未發之中。發皆中節者。如來也。鳶飛魚躍。而察上下者。如來也。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如來也。故者以利爲本。而順以出之者。如來也。良知則不慮而知。良能則不慮而能者。如來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如來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者。如來也。常明常覺之體。廓然大公而已矣。而物來順應者。如來也。一點靈光。炯炯不昧。而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勃乎其不可得而遏者。如來也。然如來我也。而如來之法身。則充滿於法界矣。語大而天下莫載。語小而天下莫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聖人之所以通天下爲一身者。此也。然天地是亦我道中之一物也。我而致中。我而致和。既中而和。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耶。故以我而爲儒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孔子也。而我其不孔子乎。以我而爲道氏

金剛經疏 卷四
之學。而吾身自是一老子也。而我其不老子乎。以我而為釋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釋迦也。而我其不釋迦乎。然而吾身之我之如來。而有釋迦老子孔子之異與。曰。無以異也。抑豈知通乎天地之內。通乎天地之外。是皆一我也。是皆一我是。皆一如來也。故以我而時中焉。而立本以為教者。即我之如來。而孔子也。以我而清淨焉。而入門以為教者。即我之如來。而老子也。以我而寂定焉。而極則以為教者。即我之如來。而釋迦也。

已上五章。皆儒氏之言。而釋氏之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如有能此而觀之。則釋氏之言。悉皆實語。但以其未能到此地位。則亦不免驚駭而疑謗矣。論語曰。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是雖子貢之穎悟。亦且不可得而聞也。况其他乎。故以答問附錄末簡。林子兆恩

林子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嘆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子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瀆。乃

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劫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為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無為法矣。况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皆釋氏之法。

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心經亦有法歟。林子曰。然。若首下一觀字。豈非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之無為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揭之。又復揭之。不謂之漸教而何。豈曰二十五聖。卽三世諸佛。抑亦不

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心經釋略

袁希朱校正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游天騏命梓

林子曰。梵語摩訶華言大。梵語般若華言智慧。其曰智慧者。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真心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其曰彼岸者。乃余之所謂真心之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也。多與少對。多多之也。行深而至於大智慧到彼岸。此其最上一乘之可

多也。然彼岸實地中。本無一法可得。而萬法皆從此出者。多之也。心經者。吾心之真經也。一切現成。故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乃所以持吾心之真經也。惟此真經也。以離一切色相。以離一切空相。而安此色空二字。俱不可得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昔有釋之者曰。皆從此經出者。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又曰。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又曰。此經者。人人俱有。箇箇周圍。上及諸佛。下及螻蟻。亦具此經。卽妙圓覺心是也。無物堪比。又曰。茲經喻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惟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

國初僧宗泐曰。此經卽世尊所說大部般若之精要。故知菩薩之說。卽是佛說。傳至

中華凡五譯。今從玄奘所譯者。以中國盛行故也。

國初宋潛溪曰。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細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余所言者皆最上一乘之第一義也。而於字訓姑且畧之。故曰釋畧。今依諸生之請。而以昔人所訓字義。附於各章之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林子曰。觀與照別。未到彼岸。則不得不觀。既到彼岸。則亦照見之而已矣。故照見也者。猶俗所云看見者是也。蓋既到彼岸之時。而看見此彼岸中。一無所有。故曰特照見五蘊皆空。一切之現成也。菩薩而曰自

在者。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而爲色
空之所不到處者。奚有於塵生之色。亦奚
有於塵滅之空。無色無空。夫誰得而呈礙
之。故曰自在菩薩。自在菩薩者。自性菩薩
也。而真如之性。則徧於一切處。釋氏謂之
無形無相。無背無面。六根四大俱無。只有
一相。亦是無相。十方國土。無不現身。若非
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行深有二義。皆
不可不知也。若以行作去聲。而曰行深者。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功行則極其大矣。
若以行作平聲。而曰行深者。應如是住。如
是降伏。而修爲則極其至矣。摩訶般若者。
大智慧而見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而入
頓也。故見性也者。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
覺之佛性。悉備於彼岸實地中。五陰本空。
一切之現成也。多。古語所謂有足多之多。
時。到彼岸之時。度度之也。度苦海以登彼
岸也。而衆生則從生至死。從劫至劫。皆受

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元無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故照也者。照而無所於照也。空也者。空而無所於空也。度也者。度而無所於度也。若日照而有所於照。空而有所於空。度而有所於度。即是未到彼岸。有假人為。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林子曰。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然處猶家也。自在菩薩所住之處。即自在菩薩所住之家。曰處曰家。擅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為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一超而入。便是到家之人。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

林子曰。即心即佛。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豈非所謂門外漢耶。

心經釋明 卷一
林子曰。不登佛位。安能識佛。不知本來。安識無物。

林子曰。若離實地。便是離心。若離彼岸。便是離佛。

无古雲曰。五蘊。卽五陰。其曰蘊者。積聚義也。其曰陰者。蓋覆義也。

潛溪曰。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色蘊。四大所成。受蘊。領納苦樂。又不苦不樂。想蘊。卽種種境。奔馳不息。行蘊。諸所心法。多貪境弗止。識蘊。於所緣境。熾然了別。五蘊之中。識以分別居先。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既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巳。遂成造作。謂之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警之。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蓋恐其有着於有無二見也。若所云五蘊皆空者。乃色空之所不到處。

本無空也。奚有於色。色空俱泯。心經之本旨。一切現成也。而歷代註解。皆曰色因空顯。空爲色亡。又曰無空不顯色。無色不明空等語。如此見解。不謂之對待之義耶。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豈曰不異。而又曰卽是者。何也。以其不能見性。二者病在一般也。

三祖僧璨曰。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乃本體自然。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又曰。莫逐有緣。勿住空忍。若逐有緣。卽是迷空以爲色。若住空忍。卽是泯色以爲空。二者蓋胥失之。而非一切之現成矣。

林子曰。余嘗譬之石焉。火之性。蘊於石之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已爾。本無火也。奚有於滅。旣無火矣。而有色乎哉。旣無滅矣。而有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猶是也。然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

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真性本不在外也。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則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可乎哉。壇經曰。只在門外。未入門內。

林子曰。余嘗譬之鏡焉。塵來則色。塵去則空。是鏡之色。空皆由於外塵之去來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抑亦其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乎。

潛溪曰。凡有形者。皆謂之色。凡無形者。皆謂之空。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而有着於法。而有着於相。有所照而空之也。然真性上不容一物。彼岸中一切現成。而無有法。而無有相。而曰法曰相。便是有

物而非彼岸實地中之現成矣。檀經曰。常離法相。自由自在。又曰。離諸法相。一無所得。是字。指上文空不異色。空卽是色句。

林生問曰。夫旣空矣。安得有相。林子曰。豈曰色有色相。而空亦有空相矣。又問何謂空相。林子曰。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答曰。吾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相耶。有相則有見。無相則無見。余於是而知空相之空。是亦色相之色也。着空着色。亦有何異。故曰其爲失性均也。

林子曰。空之一字。最易惑人。然凡夫則易惑於色。而二乘則易惑於空。夫惑於色者。猶可得而言之。而惑於空者。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世之註解者。率皆不知佛無有法。空無有相。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而曰真空實相。謬之甚也。殊不知無空之空。是謂真空。無相之相。是謂實相。若曰空相。

則是空也。亦可得而見之矣。而余之所謂色空不到處之真空。其有空乎。其有相乎。其可得而見乎。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大抵心經大旨。皆以彼岸實地中。本無五蘊可空也。而學佛之徒。乃不知彼岸實地之謂何。而謂有法可以空五蘊而空之。終不免入於想像。而謂虛空無有相貌。以為空也。豈曰色空俱忘。亦是知見。故曰是諸法空相。以深警之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林子曰。若前所謂五蘊皆空者。蓋彼岸實地中。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五蘊本空也。夫五蘊本空矣。則安有生。既不有生。則安有滅。垢淨增減。亦復如是。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此章應上五蘊皆空句。

心經精義 卷一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林子曰。此下詳言之。以彼岸實地中。一無所有。非特無色無受想行識焉。已也。而彼岸實地。其有眼耳鼻舌身意乎。其有色聲香味觸法乎。其有無明乎。而無無明盡。其有老死乎。而無老死盡。其可以智而知。以苦以集以滅以道而得之乎。其有聖礙乎。其有恐怖乎。其有顛倒夢想乎。然此亦皆塵之生滅去來爾。而彼岸實地。乃其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曰。形骸中。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而有六根矣。而彼岸實地。則超出於形骸之外。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而無六根也。夫既無六根矣。而必於屬眼

心經釋
卷一
之色。而空之。以爲空者。何歟。若余之所謂
彼岸實地者。則自其真去處之無色無空
者言之。而非謂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
而空之也。若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
空之。則亦不免入山園坐。避塵以求靜也。
殊不知彼岸實地。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
者。而奚有於塵之可避。又奚有於靜之可
求耶。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經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得而得之乎。得而無所於

得。無所得而得也。故曰以無所得故。若存
無所得心。而自以爲得者。便是有修。有證。
有所得。而不空矣。而色空之所不到處者。
一切現成也。而奚有於脩。奚有於證。奚有
於得耶。故故也者。故也。此無所得故。并下
文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碍故。是皆
本體之自然。一切之現成也。故曰故故故
也者。謂我元所自有之故。物本如是也。

潛溪曰。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猶草木之有根也。亦謂之六入。根則主內而言。入則主外而言。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着爲法塵。是謂之六塵。謂如沙塵之障蔽也。根塵二者和合爲十二處處所也。言各有所在也。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謂之六識。識謂妄生。辨析昏翳。真智也。三者和合爲十八界。界者限也。言各有

限域也。乃至者。省文。上舉眼界。下舉無意識界。中間四識。可以例知也。
宋泐曰。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癡暗也。謂於本性無所明了。非懵然無知。乃違理強覺之謂也。無無明。無無明盡者。菩薩以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義與前同。但舉其始末。而略其

中也。十二因緣亦曰十二支。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身既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如輪旋轉。無有休息。一切衆生。迷而不知。良可悲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林子曰。梵語菩提。華言覺。梵語薩埵。華言有情。蓋謂覺而有情也。梵語涅槃。華言無爲。依者。皈依。南無之義也。古所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者。是也。而涅槃無爲。是乃

現成之公案也。但皈依之而已矣。故究竟之亦可入於涅槃。

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脩行者之所依皈。華嚴經曰。有諍說生死。無諍即涅槃。六祖曰。涅槃者。圓滿清淨義。又曰。三界九地。各有涅槃妙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此與上章而並言之。不曰菩提薩

埵。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究竟之。可入於涅槃。而三世諸佛。亦皆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成無上正等正覺矣。而無上正等正覺。是亦現成之公案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然菩提薩埵而曰依者。有法而無為也。三世諸佛而曰依者。無法而無為也。至於究竟涅槃。其歸一也。

唐僧宗密曰。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

具此道。悟者即名佛。迷者曰衆生。

宋王日休曰。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而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真性也。真性即佛。故略言之。則謂之覺。詳言之。則謂之無上正等正覺。以真性無得而上之。故云無上。上自諸佛。下至蠢動。性相平等。故云正等。其覺圓明普照。無偏無虧。故云正覺。

潛溪曰。三世謂過去莊嚴劫。見在賢劫。未來星宿劫也。梵語佛。此云覺。覺者。迷之對。以佛之覺。見衆生之迷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林子曰。彼岸中一切現成。若未到彼岸。夫誰得而知之。既不得知。必生驚疑。既生驚疑。必不信受。既不信受。必不皈依。而曰真實不虛者。此乃老婆心切。蓋欲以釋其驚

疑之心。而信受之。而皈依之也。

潛溪曰。言故知者。結前起後也。呪者。佛說密語。卽第一義也。神者。精妙不測之稱。明者。鑑照不昧之謂。無上。無可加過也。無等等。獨絕無倫也。旣言大。則已極矣。又重言無上無等等者。所以深著般若溥博無際也。溥博無際。惟真空足以當之。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林子曰。諦者。苦集滅道之四諦也。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也。而又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之揭。而揭之。揭之而復揭之。故能到彼岸。而清淨。而涅槃。而無上正等正覺矣。

唐大顛云。菩提是初。薩婆訶是末。

宋何無垢曰。若是有志底人。一刀兩段。更無退轉。忽然悟道。達本性空。卽得菩提。超出三界。了無所了。得無所得。蕩然清淨。則到極樂之所。受用無盡。故曰薩婆訶。

宋僧道川曰。山花笑。野鳥歌。此時如得意。隨處薩婆訶。又曰。算盡目前無一法。方能隨處薩婆訶。

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有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慨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北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

來無物。而爲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爲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况後世乎。檀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強爲之說焉。旣槩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釋之者哉。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義。心經之微旨。邪。而二乘之著空。則庶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而知。自悟而興起之矣。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心經

卷一

其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心經槩論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朱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所不到處。尚有真心之實地耶。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

心經

卷一

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真心實地也。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做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卽是滅。滅卽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余又嘗做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真空爲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爲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

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爲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然真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爲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爲不生不

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耶。知此禰柄。到此地位。則亦着衣喫飯已爾。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洪生問多字之義。林子曰。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而爲彼岸之實地者。具大智慧。我之真心也。而我之真心。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而有如是其大者。一切之現成也。故彼岸實地。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山河大地。從什麼處

來而東方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南
西北方四維上下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
之乎。而彼岸實地。則盡東南西北四維上下
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而無盡之虛空。抑
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仰望不見天。低頭不
見地。故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法王身。盡十方
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如來一卷
經。由是觀之。則盡十方世界。豈不在我之彼
岸實地中耶。而彼岸實地中。其有我相乎。其
有人相乎。其有衆生相乎。其有壽者相乎。而
彼岸實地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一切現成
也。故皈依佛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
皈依法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皈依
僧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若舍實地
而求真心。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失之遠
矣。然所謂真心者。自性也。而真心之實地者。
心地也。故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
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真心實地。一切現成。

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而無上甚深如此。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陳生問曰。若所云五蘊皆空者。豈曰色空之空乎。抑其空中之空也。林子曰。此所謂空乃空中之空。而無有法。而無有相。無所待於空而空之。一切現成本體之自然也。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也。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而警之以色不異

空等語。又曰。是諸法空相。豈不以色相相耶。空相相耶。夫色相固非空矣。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則亦不離乎法。不離乎相。有所待於空而空之。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等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心經卷下

道教大通經三章其一真空章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夫曰無形而有生乎哉。夫曰無體而有存乎哉。生於無生。無所生而生也。存於無存。無所存而存也。形於無形。無所形而形也。體於無體。無所體而體也。知此則知真空之妙義。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其二玄理章曰。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其三玄妙章曰。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由此觀之。其曰空相。則非空中之真空也。明矣。有相斯有見。有見斯有著。豈不落於邊際。而曰湛然圓滿。如如之自然哉。故欲識真空。無空可識。既無可識。安識是空。是空非空。非空是空。若言是空。若言非空。皆有空相。不名真空。真空無空。無空真空。然道教亦有之。曰。無空有空。又曰。不空中空。又曰。空無定空。又曰。知空不空。又曰。識無空法。又曰。不着空見。是皆空中之真空。真空之妙義也。

蘇生問曰。何以謂之空中。林子曰。汝獨不聞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未發之中者。空中也。現成公案。不色不空之謂也。惟其不色不空。故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爲實地之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豈惟空無其色。而不倚於塵生之色哉。而亦且空無其空。而不倚於塵滅之空也。若曰我空也。而稍倚於空焉。便是有所着於塵滅之空。而非空矣。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

林生問曰。未發之中。豈非詩之所謂無聲無臭耶。林子曰。然。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固曰

無聲無臭而無塵矣。而色空對待之空。夫豈
其有聲有臭而有塵耶。林子曰。色空之空。雖
曰無聲臭之塵矣。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
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置
其臭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
以臭而塵之矣。若夫色空之所不到處。其可
得而聲之乎。其可得而臭之乎。其可得而塵
之乎。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
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
真心之實地。一切而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
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
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
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
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
此其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
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鄭生問曰。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

心經昇論
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之實地也。而發而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之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卽有端倪之可見。

林子曰。色可反而空者。塵而空也。空可反而色者。塵而色也。譬之器。本空也。實之則色矣。實之色也。而去其實焉。則又空矣。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塵生塵滅之謂。而非本來之無物矣。

林子曰。知色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林生問曰。夫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豈其未可以爲空歟。林子曰。

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而况曰自以爲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其有處乎。其無處乎。其在於吾身之內乎。其在於吾身之外乎。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其可得而古之。可得而今之乎。其不可得而古之。不可得而今之乎。要而言之。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自在菩薩乎。其得而觀之乎。無自在菩薩。無無自在菩薩。無觀無無觀。其有彼岸乎。其得而到之乎。無彼岸。無無彼岸。無到無無到。

林子曰。心經一書。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故觀也者。觀之也。觀雖有法。而無所爲也。蓋有爲則有相。有相則有着。有着則不自在。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

四祖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

尚慈悲乞與解脫。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豈非所謂自在菩薩。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爲性門之真空也哉。

經曰。是諸法空相。林子曰。色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受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而行。而識。亦復如是。佛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爲空者。卽起無相。既起無相。便是有相。故起有相心者。塵也。起無相心者。亦塵也。

三昧經曰。心無心相。不取虛空。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若也未知心本無相。而取虛空相以空之。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釋氏亦有言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真性也。又曰。蠢動含靈。皆同一性。而一切萬物。無不是他露其色相。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真心之無所不該。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黃生曰。真心之實地。其有定在乎。其無定在乎。林子曰。是惡得而定在之。是惡不得而定在之。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真心。真心一舉。具大總持。不謂之網之提。其網也。而其目有不張乎。故我之實地。譬之網也。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我之真心。譬之網之綱也。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違矣。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大與。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真心實地。則固

若是其大。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黃生曰。夫大總持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以謂之具也。林子曰。具也者。具之也。而其具固在我矣。然而其有所於具乎。其無所於具乎。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其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其不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神與。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亦若是其神。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夫曰六虛者。非余之所謂實地乎。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而謂之實地者。何也。以無實地。乃是實地。以有實地。卽非實地。豈不以有形有相。卽有壞時耶。既有壞時。何名實地。道書曰。虛空粉碎。方露全身。夫虛空者。虛空而已矣。而曰粉碎虛空者。虛空得而粉碎之。

乎。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蓋不以色空之空
以爲空也。曾生曰。色空之空。空矣。而色空所
不到處之空。不亦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空。
則有其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則無其
空矣。無空而無不空。故曰有無俱不立。無有
有。又安有色。無有無。又安有空。

釋教有曰。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
又曰。打破虛空。只一拳。夫既具大智慧。而到
彼岸矣。豈其有着於虛空邪。見哉。卽此不着
虛空邪。見。便謂之打破虛空。虛空且打破矣。
而況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蓋言彼岸實地
中。本無虛空。本無五蘊煩惱塵勞。今既到彼
岸矣。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
空邪。見。果安在耶。故曰打破。丘生問打破之
義。林子曰。打破之義。蓋謂無也。如以其辭而
已矣。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
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而所謂虛
空。得而打破之乎。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

虛空邪見者。蓋以復吾之本無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道川曰。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夫曰親到法王城者。不謂之到彼岸乎。然彼岸中。本無眼耳。既無眼耳。安有色聲。

釋氏曰。罪福無主。而彼岸實地。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

圓覺經曰。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真如涅槃。其曰大陀羅尼門者。非余之所謂實地者乎。其曰真如涅槃者。非余之所謂真心者乎。

林子曰。余嘗聞楞嚴之遺旨矣。有色則有見。色滅則無見。有聲則有聞。聲銷則無聞。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爲空矣。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爲空也。然色與聲。皆塵也。塵而色也。則爲聲爲色。塵而滅也。則爲空。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何有於聞。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在爾。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而曰我能不

爲色聲之塵之所轉也。是乃蔽目以避色。塞耳以逃聲。而佛之法似不如此矣。

潘生問曰。夫曰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而又曰三世諸佛之母者。何也。林子曰。夫母以生。生爲義。而生以不生爲大也。古人有言曰。諸法無生。夫諸法旣無生矣。則亦將何以爲三世諸佛之母乎。然真心實地。諸法咸備。其三世諸佛之所由以生乎。而其所以生者。其生於真心實地。有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

其生於真心實地。無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蓋真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故不有拈花微笑之迦葉。倚位而立之慧可。豈能默契於其所難言。而真入不二之法門者哉。

林子曰。色其不屬於有乎。空其不屬於無乎。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此色也。色其不可得而說乎。指諸無色而說之曰。此空也。空其不可得而說乎。而甚深法界。而爲色空之所不

到處者。其有色乎。其得而色之乎。其有空乎。其得而空之乎。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無色無空。無有無無。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到此甚深法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生於不生之妙。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翁生曰。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非所謂不二法門耶。敢問何以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林子曰。昔者維摩會上。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

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翁生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非惟釋氏爲然也。至於孔門則亦有之。故授者不在於言。而不知所以授之也。而受者不以爲隱。而不知所以受之也。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爲異矣。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然而真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若或

可得而言之。則亦可得而隱之。豈曰人人俱足。一切現成耶。

余生問曰。先生每曰真心之實地者。非所謂如來地與。林子曰。然。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非所謂頓教與。林子曰。然。曰。何以能入頓也。林子曰。其先之以見性乎。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此也。又問先生嘗曰見性性見。知性性知。微乎其微。願先生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夫既曰不可得而見矣。不可得而知矣。而不見不知。其可得而言乎。余將何以語汝也。然不見之中。則自有真見。而不昧者在焉。不知之中。則自有真知。而不昧者在焉。故曰性由自悟。余將何以語汝也。

壇經曰。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又曰。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又曰。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

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又曰。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曰。若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其曰行。曰修。曰法。曰智慧觀照。曰常起正見。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若非有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性而成佛耶。

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旣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起。最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

自己法身自心佛者乎。

黃生問曰。何以謂之自者。自性義也。林子曰。自性自淨。自性自修。自性自行。自性自度。自性自戒。然性本淨也。無待於淨。而世人必欲淨之者。豈不謂之污染不得。而反生淨妄耶。而修而行。而度而戒。亦皆從自性中起爾。若必求之身外。則惑矣。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然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則又不可不知也。

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初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初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初

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其曰無念心體者。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一切現成乎。然息也者。息而無所於息也。若息而有所於息焉。豈不起心是妄。而成斷滅去耶。而曰心如墻壁者。正所以外息諸緣。無所於息而息也。故曰可以入道。三祖僧璨曰。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然彼岸實地中。本無六塵。而曰惡六塵者。則是心也。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為敵哉。便屬對治。四祖道信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蓋心本自在。若必起心以對六塵。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又曰。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而曰觸目遇緣者。緣固不在我也。隨心自在。妙用現前。六祖惠能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若惡六塵。便生厭世。厭世離世。不名智慧。豈能見性入頓。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

三祖僧璨曰。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其曰從空

之心經論
之空者。非所謂空相之空乎。其曰背空之空者。非所謂空中之空乎。又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夫曰根曰宗。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而曰返照者。返照此空中之空也。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也。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而空門者流。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而妄為從空以背空耶。

何生問曰。三祖返照之照。與心經照見之照。有不同與。林子曰。返照之照。觀自在之觀也。故照見也者。以既到彼岸。而照見此彼岸中。

五蘊皆空也。而返照也者。以未到彼岸。而反觀內照。欲以見性也。

壇經曰。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覺即是迷。除妄而真。真即是妄。故覺迷不二。真妄平等。此又欲見性者之所當知也。

昔者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

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世尊謂之良馬見鞭影而行。其曰世尊良父者。非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此也。故知此者謂之門內。迷此者謂之外道。

林子曰。余之所謂實地者。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心是地也。余之所謂真心者。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性是王也。如或不能明心之地。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然心性一也。而

真心之所在處。即名之爲心。故曰心是地也。孔子曰中心安仁。而心亦以地言之。其曰中心者。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余曾考二氏之典。而附之鄙見。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心之未萌之謂性。性之既萌之謂心。若專以其性言之。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又專以其心言之。有五行之心。有中心之心。阮生問曰。先生嘗言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而載之心性教言。此又何心也。林子曰。此乃所謂無方無

體之真心者。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徧滿於
虛空界。無乎其不包矣。然而虛空其有界乎。
其無界乎。其可得而界之乎。其不可得而界
之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故見性者。見
此而已矣。入頓者。入此而已矣。

自書心經槩論卷後

夫曰槩論也者。蓋以心經之第一義。不可得
而名言之者。槩而論之爾。余初作槩論。以示
性門之善知識者。則甚喜。乃請余分章釋之。
余嘗以六祖而下。佛法不明。而於所謂最上
一乘。而爲現成之一大公案者。鮮有知之。以
故苦空頑空。避塵枯坐。而以斷滅爲寂滅者。
比比皆是也。遂使釋迦之至教。不明於天下
萬世。而每爲儒流之所非者。余竊悲之。故復

心經釋論
誤心經釋略。與此繫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複語。且失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附心經釋論就正小東

兆恩拜告

諸善知識者。兆恩嘗以六祖而上。佛法明。六祖而下。佛法不明。法既不明。而其譚佛之最以爲得者。相傳密訣。只有空之一字。當下卽能成佛。何其易也。似賢於釋迦遠矣。

心經釋論
甚而儒門之士。亦有陰襲其言。互相告語。以為孔子之道。亦是如此。始之以亂釋迦之教。終之以壞孔子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噫。兆恩不自揣分。漫著心經釋略。槩論二帙。每竊以為釋迦復起。必從吾言。幸今佛法再興。而十室之邑。必有善知識者。若能不以兆恩為愚。惠然遠臨。盡言相正。自當有以教我。也。

心齋詩集

林子常清靜經釋略自序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真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真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如此之謂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真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真常也。

故未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不生滅。真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歸。余嘗載考常清靜經之旨。而知學道之士。則有一大工夫。一大效驗。而其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復致其純。以還我真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效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真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真

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入於真道。而又曰漸入真道者。吾甚感焉。願夫子有以發我之蒙也。林子曰。真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長養萬物。道固有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書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靜者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意於靜。有意於弘者為之也。雖曰

大矣。而非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不知有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濁。不知有靜。不知有動。而忘其所謂靜。所謂動者乎。無所於弘。而無不弘。無體無方。優優洋洋。孰究其真。莫測其常。三皇得之。而為天下皇。五帝得之。而為天下帝。周公得之。樂作而禮制。仲尼得之。以垂憲萬世。此聖人之神聖。所以能參天而貳地。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是亦真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子者。亦鮮知之。然而真常之道。其可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余竊謂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

常清靜經釋略
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能
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何知。
漫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詞。以與
同志者共之爾。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謝肇申校梓

常清靜經釋略 并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常清靜經。遠造林子
而問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
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
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
下莫載。語道之小。而天下莫破。彌高彌堅。在
前在後。而又况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
然道即中也。而聖人能致中矣。天地且自我

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常清靜經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略。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常清靜經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嘗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清。常應常靜。然後方可謂之常清靜矣。故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為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

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
爲無情而有情也。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日月星辰
而山川河嶽。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
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
以別其物。物而名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
之曰天地。日月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
名之曰日月。物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
名之曰物。諸凡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盈於
天地間。則有萬其族。而聖人莫不有以名
之。至於虛空。虛空矣。而亦有虛空之可見
也。可見則可名。若夫大道也。旣無形象之
可觀。亦無虛空之可見。是惡得而名之。而
聖人則強名之曰道。是乃聖人之不得已
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林子曰。夫道不可得而名矣。渾渾混混。無極而已。未始有太極。而況於陰陽乎。太極既立。陰陽斯分。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既有太極陰陽。則有天地男女。既有天地男女。則有清濁動靜。故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道在男女。男女不知。若以而清而靜。而謂之道矣。而濁者動者。不可謂之道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徧之處也。必不然矣。此道之所以爲大。而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動爲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

抑豈知天以動而生地以靜而養男以動而生女以靜而養此其基字之義也。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此所謂清。此所謂靜。非天之清。而天之清。乃氣之浮於上而清也。非地之靜。而地之靜。乃形之凝於下而靜也。而此所謂清。此所謂靜者。先天地而清。先天地而靜。不屬於天。而未始有氣而清也。無氣而氣。而天之氣不能外焉。不屬於地。而未始有形而靜也。無形而形。而地之形不能外焉。其所謂虛空本體。而能生育天地者。以此與。或問天地一也。何以謂之生育天地。何以謂之天地悉皆歸。林子曰。以其未有天地也。故曰生育天地。以其既有天地也。故曰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

未澄欲未遣也。

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之所謂性者。而並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况於形。既無其形。而况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故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

清靜經釋
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
不生卽是清靜。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
曰無無其無抑且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
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塊然如一木
石者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
於其清靜而果得真常之性與否故應物

由於真常之性若也未得真常之性而曰
我能常應常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曰寂而常感
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也夫性而
曰真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
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
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
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
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

所公共之大道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真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真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真常。蓋性本如是不變而不異也。故不着於清以爲清。而濁亦清也。不着於靜以爲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遣之者以下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人能常清靜者。何也。蓋此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真道之既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得以擬其清。極其靜也。無所於靜而無不靜。故不可以靜名。而地且不得以擬其靜。故曰天地悉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者。又何也。蓋此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

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真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真道。而不以清靜爲入門焉。不可也。

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圓成也。而爲道者。亦惟復吾之所具足。而圓成者。

何得之有。若衆生者。則不免以有所得心。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爲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妄而離其妄爾。其妄既離。然後可語之以無所得之真道。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真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

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卽有諍心。而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則不知有大道者。藐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分別。此其所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也。下德執德。爲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且不可。而况於着。蓋道體本無爲也。而弘

道之人。且不可以有爲矣。而執而着。惡乎其可哉。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

故欲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爲欲所引而妄乎。心以擾其神。而神安得不爲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永失真道耶。然真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真常之道。又在我矣。故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

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經者之所當知也。

二經釋論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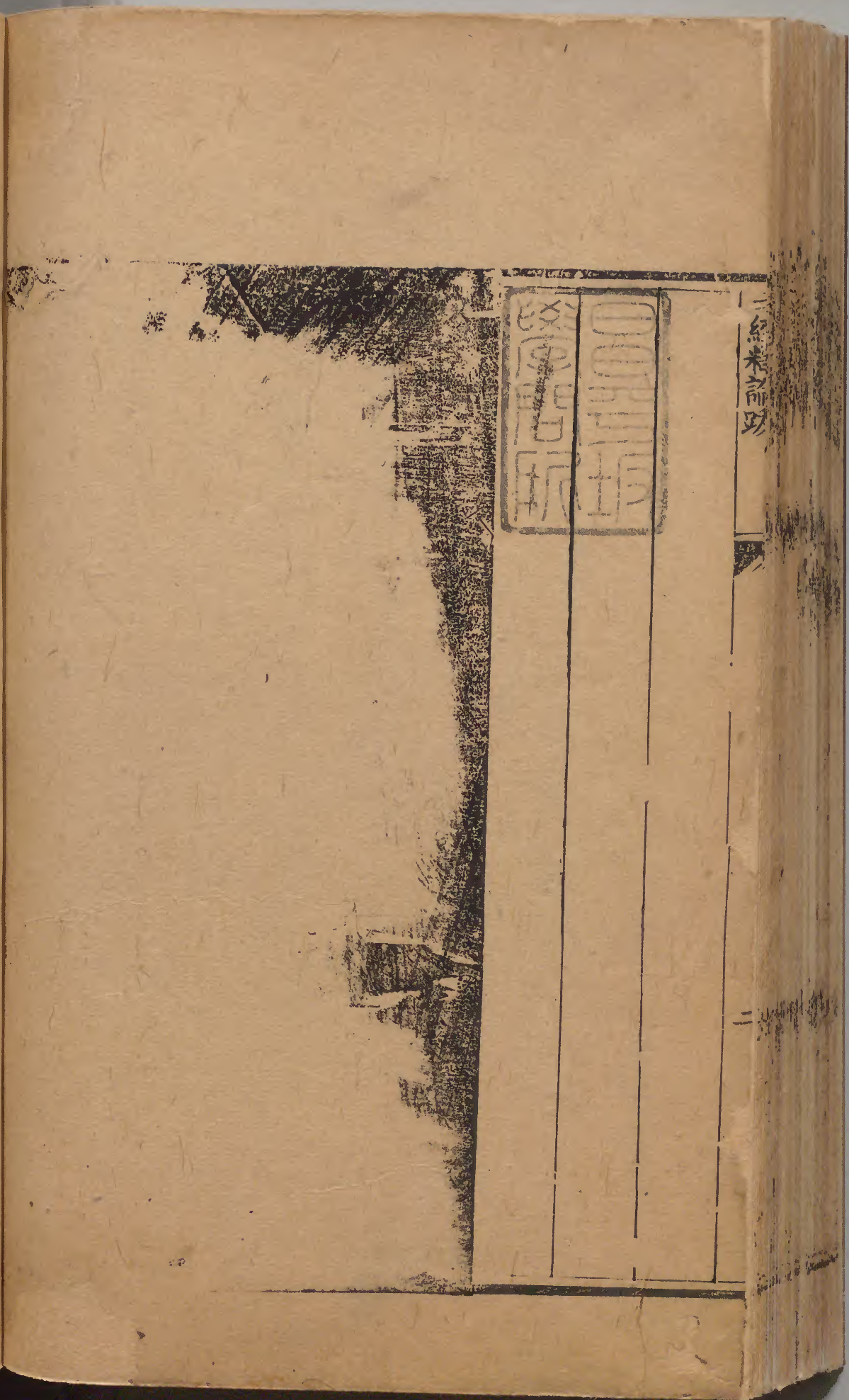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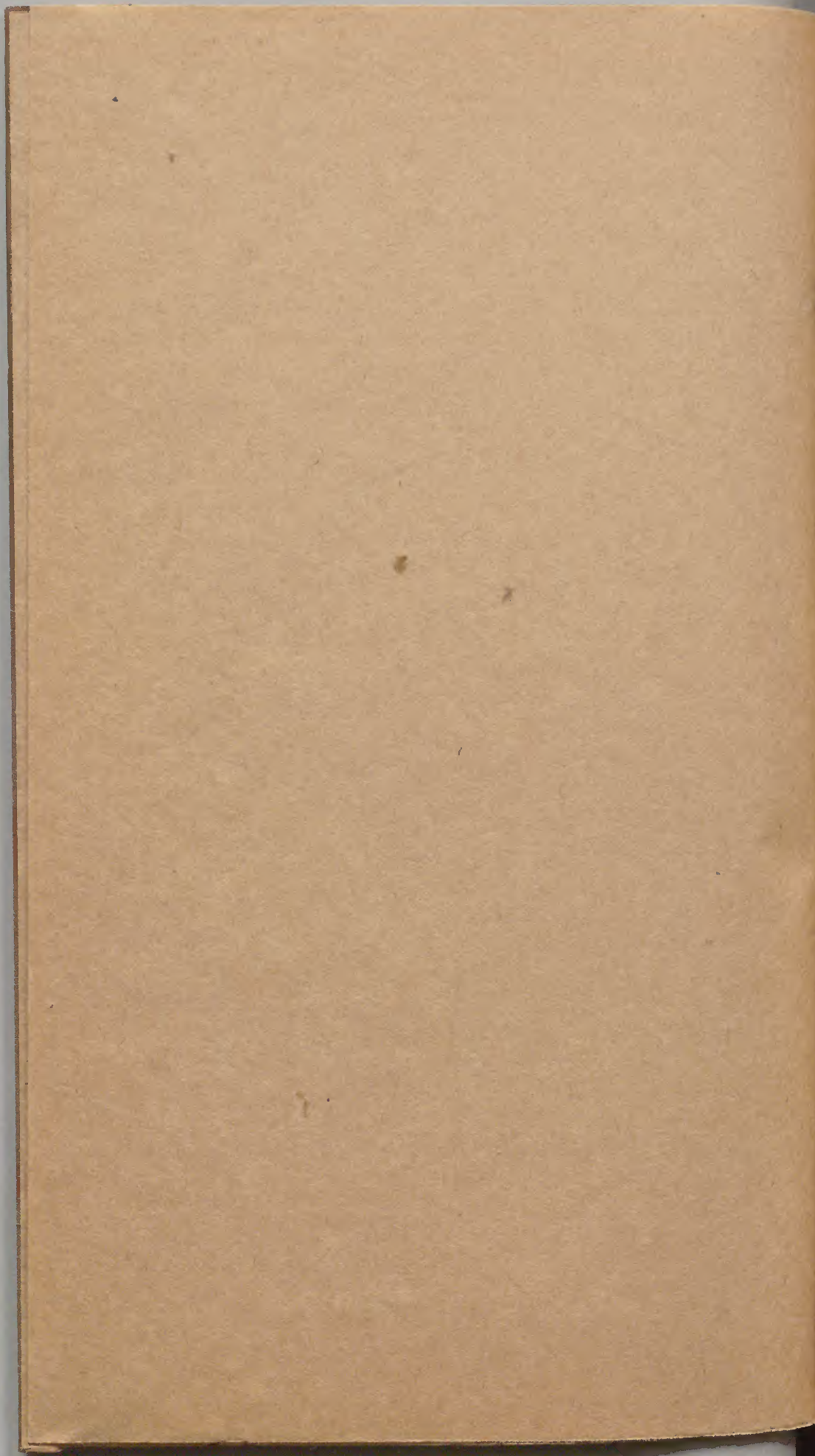
林子既釋釋之心經。道之常清靜經矣。或有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知也。或有摘取竒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林子曰。不知也。夫微密妙義。雖曰非關文字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真經乎。又問何以謂之真經。林子曰。真經也者。經之所從出也。故不知真經。不可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真經也。夫天

下萬世孰無孔老釋迦之真經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真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真實義耶。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明覺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心經。與道之常清靜經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真經爾。然而二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取二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真經。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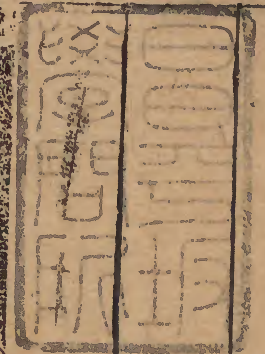
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疑者。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生矣。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余之論著相契合者。各為采錄。以備印證。此余強釋二經之大都也。是雖不能不假於文字。而亦不專在於文字間也。讀者當自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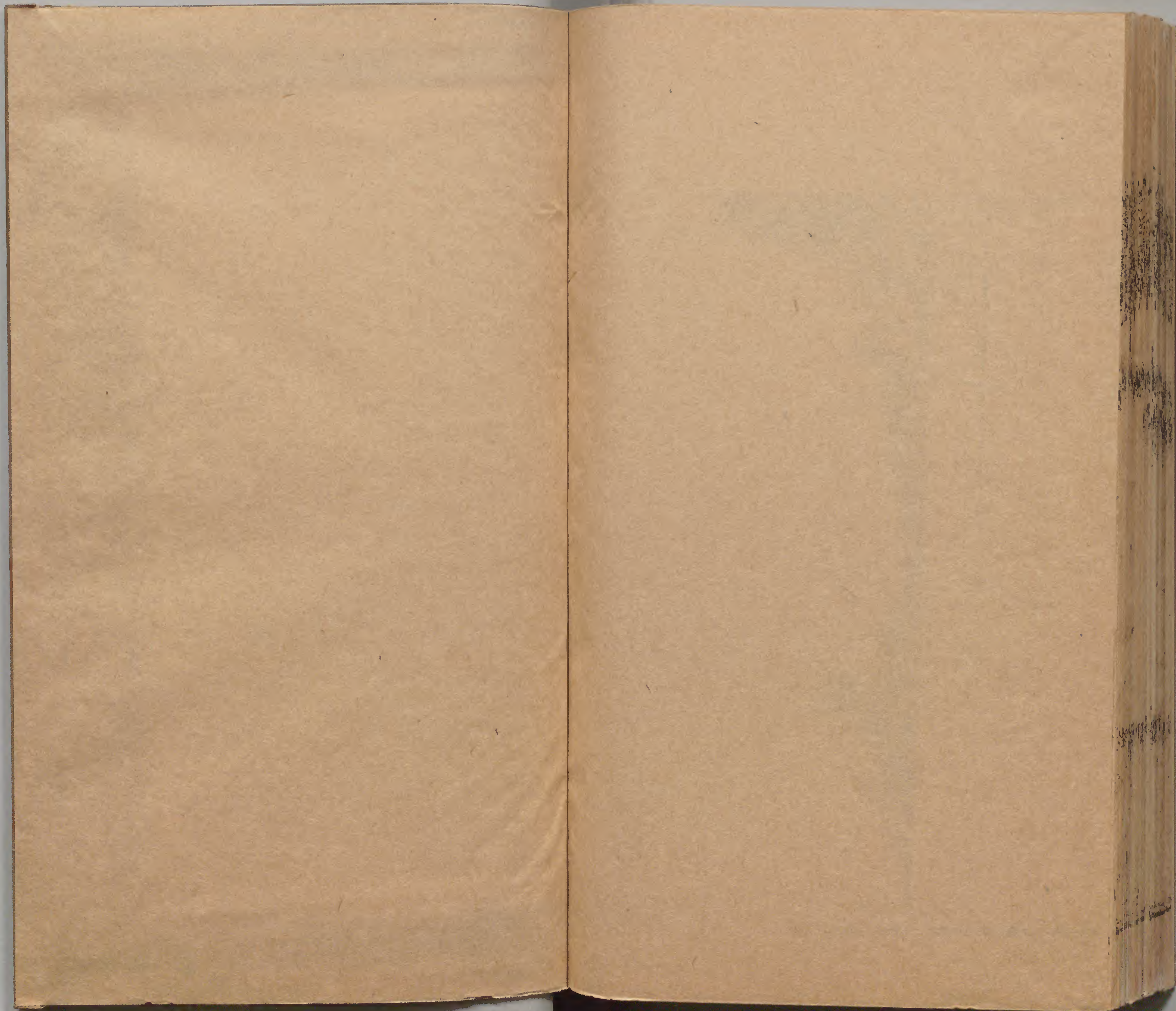
昔

萬曆壬午冬十一月穀旦子谷子龍江兆恩



二
糸
米
前
野





2

